

京西,那条穿越烽火的小道

□ 化 茗

北京西山的云雾总带着些秘而不宣的厚重,我曾数度在这片山峦间流连:听八大处的晨钟撞碎破晓的雾霭,看香山红叶将秋山染成燃烧的海洋,沉醉于阳台山“远近高低皆是花”的绚烂,却从未想过,这片我自以为熟悉的青山褶皱里,还藏着这样一条用信念与热血铺就的时光小径。当“林迈可小道”这五个字从一位国际友人唇边轻轻吐出时,像一颗火星坠入干柴,瞬间在我心底燃起熊熊烈焰。

七月的北京正被热浪反复炙烤,柏油路蒸腾着扭曲的暑气,我却怀揣着比烈日更炽烈的向往奔赴阳台山。自景区南门拾级而上,不过百米,一块斑驳的木牌便在树影间静静伫立:“平西地下交通线——林迈可小道”。玛瑙石与水泥砖铺就的路径泛着温润的光,像一条镶嵌在青山间的丝带,左侧不远处,青石板路的凹痕里还沉淀着经年累月的雨痕雪迹,每一道纹路都像一行未写完的诗。

栎树与榆树的枝叶在头顶织成翡翠穹顶,阳光穿过叶隙漏下的光斑,在路面跳成流动的星子。蝉鸣早已撕破暑气的樊笼,声浪里,我仿佛听见八十余年前的风穿过同样的树冠。不过一公里的攀爬,汗水已浸透衣衫,黏在背脊上如一层密网。恍惚间,一个身影在眼前浮现:金发碧眼的异国人推着摩托车,轮胎碾过碎石的咯吱声混着喘息,在崎岖山路上倔犟前行。我忍不住伸手触摸路边的岩石,掌心传来的温热里,似乎还留着掌心灼烫。盛夏骄阳下,他的衬衫洞透了汗渍;冬日大雪封山时,他的皮靴该在结冰的石板上留下多少跌撞的痕迹?可那些深深浅浅的脚印里,从来没有“退缩”二字。

眼前,贝家花园的野菊正开得热烈,法国医生贝熙业亲手栽种的老树枝繁叶茂。通往花园的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发亮,像一页摊开的史书,每道纹路里都藏着抗战故事。1941年那个惊心动魄的冬夜,林迈可与李效黎抱着无线电零件奔逃的身影,曾在这条路上被日军的探照灯追逐。十分钟的生死时速,让每一块被他们踩踏过的石头,都成了历史的见证者。如今人去楼空,只有茂密的花草还在年年绽放,蝉鸣忽歇时,仿佛能听见石缝里渗出的低语:这里曾有过深夜传递的情报,有过窗口闪过的信号灯光,有过不同肤色的人因同一个信念而紧紧相握的手。

沿山道继续上行,蝉鸣忽然低了下去。一位工合之友的讲述漫过耳畔,山石便成了专注的听众,古道化作忠实的笔录,连枝头的小鸟都敛了声息,要将这温暖的往事妥帖地藏进时光的褶皱里。那些关于书房灯光的记忆突然变得清晰:燕京大学的红墙下,林迈可正小心翼翼撕掉药瓶上的外文标签,毛笔在纸上写下“消炎药”“止痛药”的瞬间,窗外的月光恰好漫过李效黎的发梢。这个山西姑娘正将药品裹进油纸,指尖的温度透过纸张传过来,成了烽火中最温柔的私语。

1909年,英国贵族家庭诞生的那个男孩不会想到,自己的生命会与遥远的东方如此紧密相连,无线电波的脉冲早已在他血管里奔涌。28岁那年,他绕道欧美赴北平燕京大学任教,同船邂逅的白求恩用一支烟斗点燃了他心中的火焰:“中国的抗战是世界的事。”甲板上的这句话,像一粒种子落进他心里,后来长成了参天大树。

燕京大学的红墙下,冰心为他取的“林迈可”三个字,成了他与中国血脉相连的印记。入职仅三个月,这个不安分的英国人便穿过日军封锁线,在抗日前线的硝烟里,看清了这片土地最深的苦难,也触到了最坚韧的筋骨。从那时起,这条看似普通的山间小道,便成了他运送希望的秘密通道——药品、汽油、通信设备,在“郊游”的掩护下,通过摩托车的轮胎,流向抗日前线最需要的地方。

山西姑娘李效黎的出现,让这条烽火之路有了温柔的注脚。共同的志向在秘密工作的间隙生长成爱情。1941年的夏天,他们结为伉俪,并肩行走在在这条充满危险的小道上。那些被车轮碾过的石子,该记得他们并肩的身影;那些见证过他们传递情报的树木,该听过他们低声交换的暗号。爱情在烽火中愈发坚韧,却从未稀释过共同的信仰。

爬至山顶的刹那,清风突然撞入怀抱,将满身暑气涤荡一空。举目远眺时,视线仿佛穿透了时空的帷幕——五台山的轮廓在云海若隐若现,那里有他创办的无线电培训班,发报机的滴答声曾穿透硝烟;吊儿村的灯火在记忆里闪烁,那里诞生过他们的女儿艾丽佳,婴儿的啼哭与电台的摩斯密码曾共同编织过希望的旋律。李效黎在煤油灯下教英语的身影,与林迈可调试机器的专注重叠在一起,让这片战火纷飞的土地,生长出最动人的人间烟火。

天高云淡处,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向西延伸。那座宝塔的剪影,在历史的烟尘里始终清晰